

<<血之魔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血之魔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6122564

10位ISBN编号：7546122562

出版时间：2011-10

出版时间：黄山书社

作者：特萨·格拉顿

页数：291

字数：290000

译者：潘艳梅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血之魔法>>

内容概要

开始很简单：

画个圈.....中间放一枚枯叶.....撒些盐.....说一两个拉丁词.....再加一滴血.....

或许最后一步没那么容易，不过西拉·肯尼卡特不以为然，自从她父母以可怕的方式死去之后，生活中再没有能让人感觉良好的东西。她不惜一切想揭开有关自己家庭的真相——甚至去尝试一本寄到她家的神秘小书上的魔咒.....并划破手指，溅出血滴。

最新出现在西拉生活里的，除了那本书，还有尼克·帕迪，隔壁新搬来的男孩，西拉施展魔法时，他看到了。

她不确定他都看到了些什么，也不敢探明。

但相处一段时间后，西拉发现尼克不是首次接触血之魔法。

命运和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他们走到一起，尼克和西拉无法抗拒对彼此的爱恋，不容他们忽略的，还有周围潜伏的一股黑暗势力，随时待发，欲夺取魔法书，抢走书中力量.....

<<血之魔法>>

作者简介

特萨·格拉顿 七岁时就梦想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，也梦想成为会魔法的巫婆。后来，觉得探寻魔法世界比探究恐龙更加有诱惑力，在周游世界的同时不忘追寻魔法梦想。《血之魔法》是她的小说处女作，构建了一个毛骨悚然的黑暗的神秘的魔法世界，虽然这个世界没有常见的狼人、吸血鬼、海妖、精灵，但一样能紧紧扼住我们的喉咙，令人惊声尖叫。现与合作伙伴，还有她的猫和狗在堪萨斯州定居。

<<血之魔法>>

书籍目录

永生
魔法
相遇
哥哥
日记 1
学校
家人
日记 2
验证
日记 3
辅导
日记 4
派对
夜行
血腥
日记 5
练习
日记 6
往事
日记 7
造访
日记 8
温迪
日记 9
坦白
盒子
日记 10
唐娜
日记 11
约会
日记 12
旧照
日记 13
悬谈
日记 14
疑虑
日记 15
试装
日记 16
茱蒂
日记 17
墓地
日记 18
现身
日记 19

<<血之魔法>>

乌鸦
日记 20
放弃
日记 21
葬礼
日记 22
血液
日记 23
重拾
日记 24
寻找
阅读
戒指
对决
掘墓
大火
奢望
继母
未来

<<血之魔法>>

章节摘录

永生 我是约瑟芬·达利，我渴求永生。

魔法 西拉 唯有独自一人在墓地里消磨时光时，你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自己是谁。

汗湿的薄T恤黏到了我的皮肤上，透过衣服，我能感觉到背靠着的墓碑冰凉冰凉的。

薄暮时分，墓地里阴影重重，半明半寐，沉闷而凄迷。

我交叉双腿坐着，腿上放了一本书。

身下，凌乱的杂草掩住了我父母的坟墓。

我抹掉书面上的灰尘。

这是一本很小的书，跟一本平装小说差不多，对我而言，它似乎无关紧要。

赤棕色的皮革封面因多年翻阅而变软破损，边角上的颜色已经褪去；书页曾有镀金，但现在已面目全非。

打开书，我悄声把标题读了两遍，好让自己感觉更真实一些。

《变换和超越笔记》 啊！

我愿这太、太坚实的肉体融了、解了，化成一片露水！

--莎士比亚 这是父亲最爱引用的一个句子。

只要里斯或是我撅着嘴冲出房间，父亲就会说这话。

他说跟哈姆雷特这位丹麦王子比起来，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，我还记得他透过镜片边缘眯着眼看我的神情。

书是今天下午邮寄到我手里的，用牛皮纸包着，没写回复地址。

我的名字德鲁西拉·肯尼卡特用印刷体写成，看上去就像一张传唤令。

边角处贴了六张邮票，闻起来有点血腥味。

一种阴冷、特别、似曾相识的气味堵住了我的喉咙。

闭上双眼，我看见书架上有缕缕血丝。

睁开眼时，我发现自己仍孤零零地在墓地里。

封面内是一张便条，折成三折，字写在厚厚的无条格纸上。

便条开头是我的名字西拉。

我颤了一下，每次看到我的名字用这种古老的草书写成，我都会感到震颤。

“西”字的最后一笔呈螺线状，渐渐隐去。

西拉：我能感觉到你的失落，孩子，我也一样痛心。

我跟你父亲很早就相识，是莫逆之交。

我很遗憾没能亲自参加他的葬礼，但我知道，他的生命非常精彩，而他的死，令人感到无限悲哀。

我希望这本书能带给你些许安慰。

书里藏着你父亲的全部秘密，是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毕生学问。

他是一位天才魔法师和医生，他很为你自豪，为你身上所蕴藏的力量而骄傲。

我知道，他现在很想让你保留这份笔记。

向你们兄妹俩致以最诚挚的问候。

署名迪肯，没有姓，也没有联系方式。

一群乌鸦从墓碑不远处哄然而起，拍打着翅膀冲向云霄，灰色天空中一片暗影掠过，刺耳的鸣叫声不绝于耳。

我看着它们向西方，向我家房子那边飞去，大概是想吓吓前院枫树上的那些蓝雀吧。

我一边捋着被风吹到面颊上的短发，一边想着这个叫迪肯的人到底是谁。

他声称跟我父亲是莫逆之交，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他。

还有，他为何寄来这样荒谬、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--说我父亲是魔法师和医生，可他只是个中学拉丁文教师。

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手里这本书确实是我父亲写的。

我认识他的笔迹，他的字隽秀漂亮，大写L时总带个小回环，而R的倾角总是那么完美。

<<血之魔法>>

他讨厌打字，还常常让里斯和我学习用普通书法写字。

里斯采取折衷的方法，用打印体写字，而我则迷恋狂草，能不能看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不管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，只要是爸爸的就行。

我浏览了一遍，发现每一页都有几行唯美的字迹和几个精妙的图案，就像蜘蛛网一样。

图中外圆包着内圆，有希腊字母，还有奇怪的象形文字和神秘符号。

有三角形、八边形、五角星形、正方形和七角星形。

页脚有爸爸作的短注和描述性文字，有的地方还结合了拉丁语，还有道具列表。

表内出现最多的是盐，其他可以辨认出来的还有姜、蜡、手指甲、镜子、鸡爪、猫牙、龙牙草和甘松香。

还有血。

每个列表内都包含一滴血。

这是魔咒，可以用来寻找遗失的东西、保佑新生婴儿和防止被诅咒，还可以用来与邪恶力量抗争、遥望千里之外、预测未来、治愈各种疾病和创伤。

我匆匆翻了一遍，惊愕和恐惧充斥着心胸，同时也感到兴奋不已，就像喉咙后部被电击了一下。这是真的吗？

父亲向来不会玩什么诡计，也不富于想象力，他只爱看古书和英雄传奇。

肯定有我可以试试的咒语。

我要试验一下，看看结果如何。

我正在想的当儿，那股气味再次爬上我的咽底。

血腥味刺激着我的鼻腔，最后如同黏稠的烟雾一般，朝我的食管滑去了。

我把书举到鼻子旁，深吸了一下，幻想着能从书上嗅出我父亲的气味来。

不是浸透他衬衫和尸首下地毯的那摊血味，而是每天早晨他冲完澡，在后院吸完烟，进来吃早餐时的那股味道，夹杂着稍许油味、香烟味和肥皂味。

我把书放到膝盖上，闭上双眼，看见父亲就坐在我跟前，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右膝。

我年幼时，他经常在熄灯前走进我的卧室，一边抚摸着我的膝盖，一边轻轻躺到床上。

重力作用牵引着我不停地朝他挤过去，直到我可以把头靠在他肩上，或者爬到他膝上，听他讲浓缩版的文学名著。

我最喜欢的故事是《弗兰肯斯坦》和《第十二夜》，我让他讲了一遍又一遍。

墓地里再次传来乌鸦的鸣叫声，一只不合群的乌鸦慢悠悠地飞起来，追自己的队伍去了。

我松开双手，让书落到地上，看它会翻到哪一页。

定住之后，我弯下身去看，上面写着：重生。

能起死回生，肉身感染或坏死时方能谨慎使用，可让花常开不谢。

图表内是个螺旋，起始处是个完整的圆，越往中心越窄，如同一条蛇。

我只需要盐、血和呼吸。

这个简单。

我跑到厨房，把整盒的粗盐倒进一个塑料袋。

回到墓地，我拿棍子在泥土上画了个圆，然后把盐撒在圆圈周围，盐晶体在草叶上闪闪发光。

父亲还写道：把主要道具放在圆圈中央。

我咬着嘴唇，心想，我没有伤口，也没有坏死的肉。

花木也没枯萎，现在离秋天还远着呢。

就在这时，我发现对面墓碑脚那儿堆了一小簇枯叶，我迫不及待地奔过去挑了一片。

回到原地，我把那片皱皱的枫叶轻轻放到圆圈内。

叶子边缘发黑卷曲，但叶脉的红色线条仍清晰可见。

周围的树木还没开始落叶，这很可能是去年冬天留下的叶子，在墓地里待了很久很久了。

现在到了最艰难的一步了。

我从牛仔裤兜里掏出折叠刀，拽出刀片，放到左手拇指上。

这时，我迟疑了。

<<血之魔法>>

想到这会有多痛，我的胃部一阵痉挛。

如果这本魔法书根本就是个恶作剧呢？

那我岂不是很疯狂？

这根本就不可能。

魔法根本就不存在。

但这是父亲的手笔，他可不是那种促狭鬼，他也没疯--不管别人怎么说。

父亲肯定坚信不疑，否则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。

我相信父亲，我必须信他。

况且，不就是一滴血吗！

我用刀在皮肤上划了一下，出现了褶子，但没破。

我整个身体颤抖起来，因为我马上就能见证魔法到底是真是假了。

一阵恐惧让我的舌尖打颤。

我用力划了一下。

我压着嗓门喊了一声，血从皮肤下冒出来，像油一样黑。

我伸着手，呆呆地看着一大滴血从拇指上滑落，钝钝的痛感爬上手臂，蔓延到肩胛，然后消失了。

我的手颤抖着，内心却不再害怕。

一，二，三。

三滴血很快落到叶子上，溅开了。

最后，血在叶子底部集成一小摊。

我俯下身，凝视着那一摊血，就好像它也在凝望着我一样。

我心里想着父亲，想着我有多思念他。

我希望这是真的。

“起死回生。

”我低声念着，让我的气吹过叶子，震动着那一摊血。

什么都没发生。

风再次吹乱我的头发，我用手护住那片叶子，低头凝视着，心想，拉丁文真不好念。

我挤了挤划破的手指，让更多的血流出来，滴到叶子上，然后重复念着咒语。

叶片随着我的呼吸颤动起来，卷曲的边缘展开了，如同摄影机用慢镜头拍摄的正在绽放的花瓣。

深红色的中部向外扩展，延伸到尖端，变成了华美的亮绿色。

叶片就那样躺在圆圈中央，平整、新鲜，如同刚摘下来的一样。

青草发出沙沙声，我猛地抬起头。

一个男孩瞪着我，眼睛睁得老大老大。

相遇 尼古拉斯 我想说我来这块墓地是为了寻找我的过去，或是情绪所致，或是怀旧而来，但其实我只是想尽可能远离我那神经质的继母莉莉丝。

漂亮的饭厅里，我们在用晚餐。

我，和她还有父亲围坐在一张长桌旁。

我扯着白麻桌布，想着如果我滴几滴酒到上头，莉莉丝肯定会翻起白眼，然后反复念叨《圣经》里的诗句。

“尼克，明天就要开始上学了，期待吧？”

”父亲一边问一边把酒杯举到唇边。

他想慢慢教我喝酒，有控制地喝，就好像我十四岁时没在学校的男洗手间里偷喝过一样。

“很期待，就像期待着上刀山一样。

” “没那么糟的。

”莉莉丝用牙齿将一大块肉从叉子上撕下，这是她嘲弄挑衅的方式。

“好吧，刚上十二年级，转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新学校，真是好极了。

”她撅起又红又肥的双唇：“好了，尼克，反正你在芝加哥也一样跟人疏远，受人排斥，在这儿不会比在那儿难吧。

<<血之魔法>>

” 我故意重重地放下玻璃杯，把红葡萄酒溅到台布上。

“ 尼克！

” 父亲朝我皱着眉。

就算在家，他也系着领带。

“ 爸爸，你听听她说的-- ” “ 你快十八岁了，儿子，你得闭-- ” “ 她还三十二岁呢！
需要成熟点儿的是她。

” 我踢了一脚，“ 不过你娶个比你年轻十三岁的女人，大概也就是图这个吧。

” “ 你出去吧。

” 父亲平静地说。

他总是不温不火。

“ 没问题。

” 我抓起一支芦笋朝莉莉丝扔过去。

很明显，这一局她赢了。

事实上她总是赢家，老爸此时正抚摩着她的手指呢。

我大步走出饭厅，朝休息室走去，只听到莉莉丝说：“ 亲爱的，没事。
用漂白剂洗洗就好了。

” 我咬牙切齿地走到前门壁柜，抓起帽衫，“ 砰” 地关上前门。

如果在老家，我肯定会驾车驶过街区，去找特里，然后一起上咖啡馆或是去玩对战格斗游戏，干掉游戏里的那些外星人。

但现在，我独自在密苏里州一个农舍外头，除了一片荒废的墓地，周围什么都没有。

我嚼完芦笋条，顺着沙砾车道走去，拉上了帽衫拉链。

太阳落到了房子周围的树林后头，一切都暗下来了。

但头顶上方的天空还透着青白色，几颗星星在那里探头探脑。

我双手插进帽衫口袋，朝树林方向走去。

在卧室里我就能看到林子那边的墓地，现在我要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外公的墓。

外公是今年夏天去世的，死前把全部财产留给了我。

我只在七岁那年见过他一次，隐约记得他总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。

记得他曾朝我母亲喊叫，说的什么我根本听不懂，我想年纪大了人就会变得古怪吧。

除了老妈，我是他唯一活着的亲人，不过老妈也不再跟我们说话了。

哦，真是有趣的家族史。

随后，莉莉丝和爸爸袭击了这个原本迷人的农舍。

他们撕掉墙上所有精巧的壁纸，换成了毫无情趣的黑白装饰。

或许，他们的性生活也是这样乏味吧。

好几天了，莉莉丝总在对这片土地呜呼尖叫不已。

“ 这是作家的理想之地！

” “ 亲爱的，我太爱这地方了，瞧这景致！

” “ 我再也不用花三千美金去买名牌外套了！

” 好吧，最后这句是我加的，但她心里肯定在这么想。

最糟的是，老爸打算每周离开四天，飞到芝加哥跟客户作必要的沟通。

因此，我不光得生活在这个把“ 冰雪皇后 ” 视为最佳聚会场所的乡野小镇，还得跟莉莉丝独处。

不过，用不了几个月，我就高中毕业了。

而且，我只错过了一个月的课程，毕业是没问题的。

我踢着脚在林子里穿行。

白天我都分不清橡树和榆树，此时树林里一片漆黑，我更是一无所知了。

只觉得周围所有的树木都像是松鼠、臭虫和青蛙的聚居地，嗡嗡声和哀鸣似的噪声不绝于耳，如果我说话，估计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

地面铺着一层枯叶，我走过时，脚下发出难闻的糜腐味。

<<血之魔法>>

有几次我差点被绊倒，但挥动着胳膊总能抓到一棵树让自己站稳。踩着树叶穿过灌木丛真是有趣，就像小时候在前院跑过那一堆堆树叶那么好玩。母亲常常会让树叶飞舞起来，飞过我的头顶，然后俯冲下来轰炸我。她说它们是小甲壳虫飞机，还有…… 噢，别想了。瞧，这就是我不想待在雅丽拉什的原因，凡事都会让我想到母亲，而我不想再回忆这些事。在屋里，我窥探着每一扇门，想知道哪个是她的房间；在厨房里，我心里想着那糟糕的通心粉酱是她自己学着做的，还是她妈妈教的？她是否也会盯着这片墓地看，就像我昨晚睡觉前一样？还是她对鬼怪之类根本就不感兴趣？这些事我从来不知道，因为她在遥远的亚利桑那州，当我不存在。

我突然间就蹿出了树林，甚至没注意到光线变强了一点。我与破败的墓地墙之间横着一条公路，路上长满了杂草，只有两条车轮的轨迹。我跨过碎石，轻松地翻过墓地墙。一弯新月在群星之侧朝我微笑，明净的天空呈现出淡紫色。墓地至少有四分之一英里深，止于一个巨大的树篱，树篱那头是距我们最近的邻居的房舍。如果在墓地里继续踢着草前行，似乎有些粗鲁，我慢下来，悄然往前走。大部分墓碑是黑色花岗岩或大理石制的，黑暗中，原本已经破损的墓志铭更是一片模糊。有一些名字隐约还能够分辨，还有一些日期也是，远在十八世纪某年某月。我忍不住想触摸这些墓碑。一边走，一边伸出手，拍拍这里，摸摸那里。墓碑冰凉而粗糙，而且很脏，有的上面爬着快要凋零的花朵。坟墓的布局没有任何规律可循，我刚发现有一处排成一排，却又看到它弯成了怪异的椭圆形，像个院子一样。我迷路的可能性为零，因为墓地一头可以看到我家房子周围那片黑漆漆的树林，而另一头，则是邻居家的房子。我想知道谁住在那，南边那片田野是他们家的，还是别的农场主的。世界一片安静，只有树林里传出臭虫的嗡嗡声，还有偶尔爆出的乌鸦的叫声。我看到一群乌鸦飞走了，彼此大声嘲弄着、啄着。我浑身轻松。跟死人在一起，我还能找到些平静。他们大概已经化为尘土了吧，但外公，可能还没有。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崭新的墓碑上。如果以前常来拜访他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喜欢他。应该会吧，我想，但我从来都不了解他。有关老妈家的事，爸爸从来就没讲过。所以，通常我根本就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，现在也不用过多去想了。

在我前方十英尺左右的地方，一尊雕像突然动了一下。我僵住了，随后弯腰躲到一个颇似华盛顿纪念碑、五英尺高的方尖碑后。我在碑角窥视着，发现那尊雕像穿着牛仔裤和T恤，头上的发夹在月光下闪着紫色的光辉。我刚才真是大惊小怪。那女孩坐在地上，背靠着一座崭新的墓碑，身旁放着一本打开的书，膝上放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杂货袋。她瘦小而漂亮，短碎发扎成个搞笑的马尾，正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想就算我伸手去拨弄她的头发，她也不会因此而凶我的（像我认识的其他几个女孩一样），因为她的头发本来就够乱了。我正打算说“嗨”，却见她拿起折叠刀去划拇指。我震住了。

<<血之魔法>>

什么鬼情况？

她撇着嘴唇迟疑了一阵，真的划了。

老天。

血从她的手指上滴下，我想起了母亲十个手指上缠着创可贴的样子。

我想起母亲刺破手指，把血涂在镜子上让我看，镜子里的图像活了。

她还会把血滴到一个小塑料恐龙玩具上，低声说些什么，那剑龙就摇起了它又长又尖的尾巴。

我不想回忆这些，那时我们一定都疯了。

那女孩俯身对跟前的叶片窃窃私语。

树叶颤动，随后展开，变成了亮绿色。

这怎么可能。

她抬头看到我，我张大的嘴还没有合上。

那一定不是真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在这儿看到，重新又看到。

我猛地闭上嘴。

她慌忙站起来，把折叠刀藏到身后。

我走到墓碑旁，收回紧盯着叶片的目光，看着她的脸。

“抱歉，”我气喘着说，“我只是路过，我看到……”我的目光再次回到了那片叶子。

“看到什么？”

”她低声说，喉咙里就像堵了什么东西。

“没什么……没什么，看到你而已。”

”她的脸上写满了防备之意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”“我叫尼古拉斯·帕迪。”

”我通常不会这样介绍自己，大概是因为在墓地里，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她我的全名，仿佛这很重要似的，“我刚搬到墓地旁的那座老房子。”

”我控制住没让自己皱眉，也没说一堆陈词滥调：嗨，我搬进了哈利老人怪异的房子；我喜欢在墓地里散步，有条大狗叫史酷比。”

“哦，没错。”

”她朝我家房子那边看了一眼，“我听说了，我叫西拉·肯尼卡特，我们住在那边。”

”她挥动原本藏在身后的手，朝附近的房子指了指。

突然想起手里还拿着刀，赶紧又藏到了身后。

我长舒了一口气。

这下好了，她是我邻居，年龄和我相当，还是个辣妹，只是恐怕脑子有点问题，要不就是我有问题。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发生。

我，辣妹，还有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幕……不，不可能。

我感觉到一阵刺痛，就像有豪猪刺沿着后背长了出来。

我想说点讨厌的东西，让自己感觉爽一点，让自己振奋起来，结果却说出了一句超蹩脚的话：“西拉--我没听过这名字，很好听。”

”她移开了目光，面无表情，说话时，声音那么微弱，仿佛要破碎成千百片。

“是德鲁西拉的简称。”

我父亲以前在高中教拉丁文。

”“哦，拉丁文，哦。”

”以前，过去式。”

“听起来很牛似的。”

”她说话的语气像是一种讽刺。

我们彼此凝视着。

我左右为难，一面想抓住她，大声说我知道她干了什么，她必须停手，否则会有人受伤；一面又想假装我们俩都很正常，没有在意血的事，也许她只是不善用刀，意外伤到而已。

我对她还了解，也许跟我母亲根本没什么关联，也许我什么都没看见。

<<血之魔法>>

我不想再看那片叶子一眼。

“你毕业了吗？”

“她问。”

我一惊，回答时声音提高了一点：“哦，没毕业。”

我明天开始去上学。

“我努力挤出一丝笑意说：“正期待呢。”

“你上十二年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我们就没有一块儿上的课了，我上十一年级。”

“我历史很烂。”

“我说。”

“我讨厌预修课。”

“她再次微笑，眼角眯了起来，这时候她的双眼不那么硕大异常了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该死的课。”

“西拉点点头，低头往下看。”

我们谈话时，她用脚把螺旋图踩掉了，现在只能看出些乱七八糟的线条，还有碎掉的干草和叶片。没有迹象表明曾经发生过怪异的事情。

我舒了口气：“你的手没事吧？”

“哦，嗯。”

“她伸出藏在身后的手，把折叠刀滑进牛仔裤口袋。”

她的每个手指上都戴着指环，张开十指细看，只见血染红了手指。

“双氧水。”

“我唐突地说。”

那是母亲用来洗手的东西，我讨厌那股味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应该用那个，来洗手。”

“没那么糟，划破一点点而已。”

“她低声说。”

寂静，只有乌鸦在远处发出的阵阵叫声。

西拉张开嘴，又顿住了，随后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要回家处理一下。”

“我真希望能找点别的话说，但我一直犹豫的是：我该忘掉刚才看到的，还是应该让她解释下发生的事。”

我只知道，我不希望她离开。

“送你回家如何？”

“不用了，没事。”

就一小段路。

“好吧。”

“我弯腰帮她捡起那本小书。”

这书看起来很普通，也很破旧，没有书名。

“你家的传家宝？”

“我开玩笑地说。”

西拉愣住了，嘴张开片刻，似乎很担忧的样子，却笑了起来。

“是啊，没错。”

“她耸耸肩，仿佛我的话真有那么好笑，然后接过书说，“谢谢，尼克，再见。”

“我抬起手挥了挥。”

她飞快地走了，几乎没弄出什么响动。

她消失在阴影中后，我却听到她在悄声叫我的名字，声音拖得很长，很怪异。

<<血之魔法>>

.....

<<血之魔法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如果你喜欢超自然浪漫史，黑暗和不安，如果你在寻找新鲜的神奇的感觉，这本书就是你想要的。”
——兰登书屋

<<血之魔法>>

编辑推荐

风靡欧美，全球读者集体追随，世界最具冲击力畅销作家！
英文版创销售神话，英、法、芬兰、希腊、意大利、波兰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巴西、俄罗斯、瑞典、土耳其、丹麦等版本即将陆续推出！

<<血之魔法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